

国家艺术杂志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第927期 |

新民晚报

主编:吴南瑶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xmss@xmwb.com.cn

17

广袤的大地，四季特征分明的风物，大美嘉兴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全国各地出现了数十个农民画乡，位于嘉兴的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秀洲农民画也是其中之一。

这里是富庶繁华之地，马家浜文化发源于此。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如今处处是最美乡村。这里的农民，多已摆脱了枯燥的农事，时代腾飞，世界毫无遮蔽地为他们打开。时光流转，艺术更新，此地的农民画又将呈现出怎样的新颜？



▲ 张金泉《国泰民安》



▲ 张金泉《麦田的燕》



▲ 缪惠新《艺术的魅力》

▼ 缪惠新《钱家港五队农户图》



乡村因他们更美丽——

中国农民种出艺术繁花

◆ 吴南瑶

缪惠新是农民画中的“异类”。暗调的用色、几何的构成、深藏寓意的画面，所有的呈现都显现着作者渴望表达自己内心思考的强烈意愿。

1983年，村里组织一批爱好绘画的农民去上海金山学习，那一年，缪惠新25岁。没有绘画功底，从18岁才开始临摹作品，但他就是喜欢画，曲线救国，在学校里做美术老师。看着一群同样是过着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农民兄弟，一拿起画笔，就如同被赋予了魔力，热烈的色彩，夸张的造型，但每一眼都似曾相识。原来，还有这样一种属于农民自己的艺术样式，原来并不需要去“画”，一位岁数很大的老农的一句话更是给大家莫大的信心：你心里想着什么，笔下就会“流”出什么。

当年，中国首次举办“中国农民画展”，“征稿要求画出乡土上最感动人的一个画面，我想起祖母，想起她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背影。”上世纪80年代初，缪惠新也曾想报考中国美术学院，但因缺乏一定数量并兼具美术功底的作品，被告知“没有资格报名”，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，没有画过一天石膏像的缪惠新无师自通地找到了自己表达的方式，把画面分割成几何形，用色彩对比来表现形态、明暗关系。他一上手就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构图，正如他带点叛逆的性格。这一次，缪惠新和秀洲区的其他8名农村青年美术爱好者创作的农民画，居然捧回了一个全国一等奖和两个全省一等奖。

农民画的起点都是相似的，缪惠新说得实在，农民画画，不外乎农事，生老病死。但他还是想打破人们对农民画的固有想象。1987年，在农民画比赛中屡屡得奖，缪惠新的作品被选送至北京中央美院展览。而后，缪惠新的艺术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，北京之后，在法国、美国也接连举办了个展，1998年，缪惠新的名字登上了《时代》周刊（亚洲版），和张艺谋、成龙等

同获“亚洲十大艺术家”称号，再之后，德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瑞典等十多个国家都留下了缪惠新的足迹和作品。这些经历，让缪惠新看到了世界，也让他看清了内心，“农民生活养育了我的情操，但客观来说，农民画还是偏单调。我不想为别人而画，更不想画人们想象中的‘农民画’，我只想画我心里所想的。”

许江曾评价缪惠新的画：“缪惠新的画是东方画得最好的表现主义的东西，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农民的身份，但是他始终守住农民看世界的方式。”

什么是“农民看世界的方式”？谁说农民就不能关心哲学问题？“我想把自己修炼得更纯粹，或高尚一点，那么，从我内心流出来的东西就会离终极的答案更近一些。”农村的环境天然，离天空大地都更近一些，那些关于人与自然的的答案，投射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，最终又映射到缪惠新的内心，他称自己当下在探索一种新的“乡村感觉绘画”，他会通过自己的画笔去感受被科技消弭的传统，也会探究人类文明未来的存在方式。曾经有人说缪惠新是“农民毕加索”，如今的他，比任何时候都想拿掉这张标签。60岁辞去了所有公职，缪惠新说，自己正在重新“寻找绘画”。西方绘画的东西，直到1987年以后，缪惠新才在杂志上读到。但他天生喜欢这些。现在，他需要把自己见过的所有喜欢的画都忘记，但某一时刻，某种想象又会被某种符号激发，“就想用力地玩”，缪惠新想证明，中国农民的创造力，并不局限在土地上。

艺术从来不可能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正如缪惠新说，走得再远还是离不开故土滋养。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在南湖旁长大的张金泉，一直琢磨如何为庆祝建党百年献出一分力。花了半年时间，73岁的张金泉创作了一幅长达23米的画卷，中共一大、南昌

起义、三大战役、开国大典、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刻都在这幅长卷上生动呈现。而和缪惠新相比，老人放下农具，拿起画笔的时间更晚。

2020年，胜丰村村民张金泉进城办事，偶然经过了秀洲区文化馆。和缪惠新一样，他瞬间被馆内展出的农民画作品震撼了。祖辈造船，年轻时，张金泉也开过一个小的造船厂，养活一家人，小时候喜欢涂涂画画，直到57岁从艺学画，张金泉说：“小时候我连颜料也买不起，现在我创作的材料样样齐全，通信交通都非常便利，这才是我的黄金年代。”

无疑，张金泉是有天赋的，他的构图总会有一个独特的聚焦点，让看似画得很满的画面呈现出灵动和趣致。这也可能也是对“农民看世界”的目光的一种例证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，亲近自然和大地。他画嘉兴庙会，画江南水乡，画稻穗，画造船……他画《胜丰村的时代变迁》，“把逐渐消失的东西画在画上，是一种对过往的回忆和对下一代的教育，用身边事来教育身边人。”他的用色丰富，但并不俗气，有一种出自天然的淳朴和温暖。

在秀洲，跟张金泉一样，许多农民放下锄头拿起画笔。他们就像自己的画一样，朴实敦厚，但情感细腻而充满激情。这些笔墨夸张，色彩绚丽的绘画，忠实地记录着嘉兴农村数十年来的巨大变迁，也寄托着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热烈的感情。

对张金泉这辈人而言，无论生活还是绘画，总得信奉些什么。拿起笔，面对画布，他们会有一种虔诚的心态，“改革开放，让我们这样一群喜欢涂涂画画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”，一切来之不易。

人是万物的尺度。有创新，有传承，秀洲农民画正如嘉兴这座古城，春天所到之处，生生不息。



▲ 缪惠新《乡情》



▲ 缪惠新《正月十五》



▲ 缪惠新《吃玉米的孩子》